

*True Faith in the True God*



[ 信 守 真 道 ]

馬丁路德的生平和思想導論

【增修版】

史華滋 Hans Schwarz 著

古志薇 譯



*True Faith in the True God*



**[ 信 守 真 道 ]** **[ 增修版 ]**

馬丁路德的生平和思想導論

史華滋 Hans Schwarz 著

古志薇 譯

# 信守真道——馬丁路德的生平和思想導論(增修版)

作者：史華滋

總編輯：戴浩輝

翻譯：古志薇

審稿：羅永光、朱小琪

編輯：林麗卿

封面設計及排版：張建榮

出版及發行：道聲出版社

香港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三樓

電話：(852) 2388 7061 傳真：(852) 2781 0413

電郵：taosheng@elchk.org.hk 網址：www.taosheng.org.hk

台灣總代理：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附設道聲出版社

台灣台北市 10641 杭州南路二段 15 號

電話：(886) 2 2393 8583 傳真：(886) 2 2321 5539

電郵：book@mail.taosheng.com.tw

網址：www.taosheng.com.tw

版次：2017 年 10 月（初版）

中文版權© 2017 道聲出版社

書目編號：TS17-09-A01

國際書號：978-962-380-392-2

本書引用之經文取自《和合本修訂版》，香港聖經公會版權所有，承蒙允許使用。

---

## True Faith in the True God: An Introduction to Luther's Life and Thought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Author: Hans Schwarz

Chief Editor: Tai Ho Fai, Nicholas

Translator: Ku Chi Mei, May

Proofreader: Lo Wing Kwong, Pilgrim; Angela Gee

Editor: Lam Lai Hing, Ida

Cover Design and Page-making: Cheung Kin Wing, Eric

Publisher and Distributor: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3/F., Lutheran Building, 50A Waterloo Road,

Yaumatei,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388 7061 Fax: (852) 2781 0413

Email: taosheng@elchk.org.hk

Website: www.taosheng.org.hk

Distributor (Taiwan):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of Taiwan Lutheran Church

15, Sec. 2, Hangzhou South Road, Taipei, Taiwan 10641

Tel: (886) 2 2393 8583 Fax: (886) 2 2321 5539

Email: book@mail.taosheng.com.tw

Website: www.taosheng.com.tw

Edition: October 2017 (1st Edition)

Chinese Text Copyright©2017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Copyright©Hans Schwarz.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Cat. No.: TS17-09-A01

ISBN:978-962-380-392-2

Printed in Hong Kong

Scripture quotations from Revised Chinese Union Version of The Holy Bible are copyrighted by Hong Kong Bible Society and are used by permission.

# 目 錄



羅序.....	i
作者序.....	iv
導言.....	1
第一章 路德的生平和工作.....	6
第二章 對上帝的真知識.....	48
第三章 信心與理性.....	71
第四章 上帝的神性.....	90
第五章 夾在上帝與撒但之間的人類.....	109
第六章 兩個國度.....	124
第七章 唯獨聖經.....	144
第八章 律法與福音.....	159
第九章 教會與聖禮.....	170
第十章 戀愛、婚姻和教養兒女.....	203
第十一章 聖召.....	218
第十二章 對教育的影響.....	229
第十三章 路德與經濟.....	245

第十四章 路德與音樂.....	263
後記.....	279
精選書目.....	281
名稱索引.....	287
主題索引.....	293

# 羅序



在中文出版的書籍中，研究路德神學的並不多。筆者不太願意介紹華人的著作，這不是筆者的偏見，而是出於一個合理的期望，就是要透過書本了解路德的神學，當然要選擇那些對路德和他的神學有深入認識的作者所出版有高學術水平的作品。相對於華人學界，西方的路德研究學者不論在質或是在量方面都遠勝我們。因此，筆者在教學的過程中也就較偏好介紹西方的著作。雖然當中也有少量已翻譯成中文出版，如保羅·阿爾托依茲（Paul Althaus）的《馬丁路德的神學》和拜爾的（Oswald Bayer）《路德神學：當代解讀》。可是，由於阿爾托依茲的《馬丁路德的神學》較側重信義宗的教義神學，對信義宗教牧的幫助較大；拜爾的《路德神學》非常學術，也很哲學性，較適合學者閱讀，而對一般信徒而言，這兩本好書也因此有其不足之處。

史華滋（Hans Schwarz）的*Martin Luther. Einführung in Leben und Werk*（馬丁路德的生平和思想導論）德文原著早於一九九五年出版，距今已經二十二年。然而，該書除了在

一九九八和二零一零年先後修訂再版外，也曾多次增修，並翻譯成英文*True Faith in the True God*（1996）；斯洛伐克文*Martin Luther. Uvod do zivota a diela nášho reformátora*（1999）和俄文*Martin Luther. Vvedenie v zhizn' i trudy*出版。二零一五年的*True Faith in the True God*是為迎合教會改革五百周年紀念而出版的英文增修版。讀者手上的《信守真道：馬丁路德的生平和思想導論》也就是該書的中譯本。

史華滋是國際知名的神學家，是德國雷根斯堡（Regensburg）大學的榮休教授。至二零一六年，在他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者以達四十四人，是累根斯堡大學之冠，除德國學生外，有來自香港、韓國、菲律賓、印度、緬甸、印尼、美國、瑞士、斯洛伐克等地方的博士生。

史華滋著作豐碩，出版學術論文近三百篇，專著三十餘本，當中不少已經翻譯成其他文字出版。他的作品一直以深入淺出見稱，《信守真道》也不例外。讀者們會發現，《信守真道》是一本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卻又是一份清晰易明，普讀性很高的作品。在書中甚至可以找到一些華文出版中鮮為人知的材料，如路德對教育、經濟和音樂的影響。史華滋把路德生平的重要經歷與他的神學要點扼要地整合在短短的二百多頁篇幅中；他不但清楚的解釋了五百年前的神學，更難得的是，他提供了不少當代的討論和反思，包括「唯獨聖經與聖經鑑別學」，「路德與猶太人」，「兩個國度與第三帝國」等等。如果讀者沒有很多時間，沒有太多神學基礎，但又對宗教改革或對路德神學有興趣，《信

守真道》不但能夠提供一幅清晰的圖畫，也能幫助我們整理正確的思路。

羅永光  
信義宗神學院教授  
二零一七年六月  
香港沙田道風山



羅  
序

# 作者序



馬丁路德這個人物仍然令人著迷。從無數個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籌備的紀念活動，就可見一斑。那一天是路德張貼他的《九十五條論綱》五百周年的日子，它徹底改變了西方基督教王國的面貌。我們雷根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Regensburg）的新教神學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rotestant Theology）將於二零一七年的教會改革運動紀念日期間，舉行兩年一度、以馬丁路德和路德遺址為題的研討會。我們必須提早四年預訂威登堡的酒店房間，以確保到時能夠入住。

偉大的改革家馬丁路德的生平仍然是那麼令人著迷。所以，有關他的生平的記述和評價，一概不缺。但至於他的教導，情況卻有點不同。雖然按主題編排的路德文集已經完成，成為數目超過一百冊的權威性德文威瑪版本（German Weimar edition），但直至今日，要說明路德的教導仍然是一項艱難的任務。我們總可以找到我們心目中的路德：崇尚民族主義的反猶太主義的路德、反羅馬天主教的路德、解放者路德，或純粹是牧者的路德。即使在《路德年刊》（Luther-Jahrbuch）中

巨細無遺的書目也沒有提供多大幫助。它列出每年面世、數以百計論路德的新文章。但有誰能夠讀完這一切文章？即使是研究路德的專家，也鮮有勇氣對他的思想作全面的表述。然而，還是有羅西（Bernhard Lohse）那部令人讚賞的著作（Martin Luther's Theology: Its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1995;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9]），以及布萊希特（Martin Brecht）那一套三冊、周密細緻的傳記（Martin Luther [1981-87; Fortress, 1985-93]）。筆者期望能在他們身上學會排除偏見，如實地講述路德的故事。

以下研究並非要嘗試取代或修正羅西、布萊希特或任何一位路德學者的畢生心血。它的目標是讓感興趣的新手對路德的生平和思想有基本的認識。這樣一本有關路德的生平和思想的入門書是有需求的，因為它已經有了俄文、斯諾伐克文，以及德文版。以下研究首先以簡略的生平作為開始，讓讀者熟悉路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接著，它直接切入路德教導的核心。為做到這一點，我引用了大量路德的著作，以深入了解他的想法。明白了路德心裏所關注的重點後，就能輕易地聯繫他思想中的其他領域，而那些領域都是目前的研究沒有考慮到的。為了完全涵蓋路德的神學和倫理學，我必須處理更多這類的領域。然而，這裏關注的是路德神學的核心。他的核心思想讓我們得知路德所堅持、令他著迷的東西，以及路德自己最終所關注的，就是恢復對上帝的信心——活潑且能結果子的信心。

我想在這裏向伯坎普（Will Bergkamp）致以衷心的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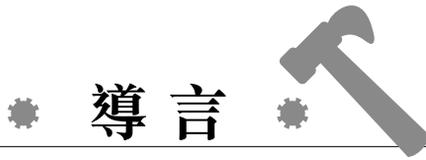
意。當我提出要為本書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英文版作更新和適度的擴充時，他一口答應。我之前的研究助理沃辛（Dr. Mark Worthing）博士把最初的德文版翻譯成英文。多虧他這項出色的工作，讓我能根據他的譯本寫出第二版。因此，我也要感謝他。我也必須衷心感謝我的妻子希德嘉（Hildegard），她容忍自己的丈夫馬上就躲進書房裏著手完成另一部著作。

史華滋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雷根斯堡

# 導言



馬丁路德改變了西方基督教的面貌，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的工作所引發的反應令西方一分為二：「傳統」的信徒，以及改革運動的追隨者。然而，指控路德造成史上最大的教會分裂，卻是扭曲了事實，因為鼓吹把改革運動的支持者排拒在外的是羅馬教廷。此外，西方基督教的體制已經歷了震盪好一段時間。自從英國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約1320-1384）和波希米亞（現今的捷克共和國）的胡司（John Huss，約1368-1415）發表著作以後，經常有人對羅馬的中央集權提出批評。到了教會改革運動出現的那個世紀，爭取教會地區化的訴求達到新的高峰。然而，地區教會一直都被視為只會在東方基督教王國出現。直到今天，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東方的教會都只是在名義上居首位，對於東正教的其他牧首並沒有實質的控制權。可是，路德還是可以被指控破壞教會在教義上的統一。然而東西方教會之間在這方面的統一，早已被羅馬教宗利奧九世（Leo IX，1002-1054；1049-1054年間擔任教宗）在一零五四年七月十六日頒佈的諭令破壞得難以修補，這道針對東方教會的諭令正式確定了西

方教會在教義上有獨立的發展。我們甚至可以表揚路德，因為他鼓吹回到初期教會的教義傳統裏去，並反對西方教會在教義和神學上，朝向獨立發展——根據他的理解，這發展與基本的聖經教導相悖。

可是，比這種護教式想法更重要的，正是路德所發揮的正面影響。一方面，他留意到自己的教導與胡司的教導之間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他與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1509-1547年間作王）交換了立場宣言，後者立志在英國創立一所脫離羅馬教廷的教會。此外，我們不可忽略在瑞士的教會改革運動中，路德對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1484-1531）和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領導的改革派有相當大的影響。這兩位改革家都致力盡量貼近他的教導，舉例說，從他們與路德就聖餐所作的辯論中就可以看見這一點。即使是教會改革運動的左翼分子，由史文克斐（Caspar Schwenckfeld，1489-1561）至胡布邁爾（Balthasar Hubmaier，約1485-1528），都無不受路德的思想觸動。對西方的教會改革運動起決定性作用的還包括一個事實：正如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1545-1563）表明，那些忠於羅馬教會的人清除了不必要的負累，回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裏去，但同時又否定他們認為是屬於教會改革的那些觀念。因此，天特會議投放了大量時間來處理稱義的教義，並非偶然。若不是受路德的思想影響，就不可能那麼強調這一點。

路德對西方基督教是那麼重要，重溫他生平的重要事跡和他思想的核心，總會帶來裨益。當然，路德和我們相距了五百

年，世界和知識界的歷史在這段時間都已經徹底改變了。有時候，路德被譽為站於現代時期的開端。然而，有一點是不容忽略的，就是路德是生於啟蒙運動之前，對於我們的現代工業社會或會感到驚訝，甚或認為是完全沒法理解。「我怎樣才能找到一位恩慈的上帝？」是路德一生中最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先帶領他進入修道院，繼而促使他走上教會改革運動之路。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卻看似異常地不合時。但在路德的時代，這卻是個迫切的問題，因為當時的人壽命較短，究竟能否長大成人也成問題。路德就曾在自己的家庭中親身經歷這種情況所帶來的痛苦。他和嘉芙蓮波拉（Katherine von Bora）結婚後生了六個孩子，其中兩個還未成年就已經早逝。路德已經較為幸運，可以活到六十二歲，但到去世時他已經是個年老虛弱的男人，他的身體已衰殘，患上多種疾病。難怪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這世界沒甚麼值得留戀，他們盼望的是一個美好的永生。但要達成這個願望，首先就需要一位恩慈的上帝，不會拒絕他們，而是會在他們短暫旅居地上這段流淚谷的日子結束後，迎接他們進入美好的來生。

路德尋求一位恩慈的上帝，正好表達了幾乎所有同時代的人都有的一種渴求。可是，對於現今我們這些佔盡優勢的西方人來說，生命提供近乎無限的機會。嬰兒死亡率被減至極低的比率。多虧現代的醫藥，我們可以期望能免受長期疾病和痛楚之苦，長者也有可能過活躍而有趣味的的生活。但這些前景不過是我們社會的表面景象，沒有考慮到所謂的三分之二世界（即佔全球人口三分之二），處身其中的人比我們富裕的社會更加貼近路德



時代的處境。再者，我們也不可忘記在璀璨外表的背後，我們的生命實際上是甚麼模樣。

在中世紀一個育有七個孩子的家庭裏，預計會有一至兩個孩子能活到成人階段，有自己的兒女。但在我們現代的小家庭裏，即使只有一名兒女在車禍中喪生，就再沒有人把傳統延續到下一代了。可是，我們的集體意識是那麼不足，許多人甚至沒有勇氣結婚，或結婚後不久就放棄本是完美的婚姻；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我們的傳統」有甚麼意義？穩定和持續並不是我們現代社會的特點。雖然我們拼命控制，並相信自己幾乎甚麼也能夠做，而且大部分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裏，但我們卻被恐懼困擾：懼怕無意義，懼怕失業，懼怕虛耗生命。努力即時滿足每個慾望、及時行樂，以及在生活中得到一點滿足感——這種努力指出一個事實：我們是受焦慮所驅使。

路德的教會改革運動發現了一位恩慈的上帝，這發現對我們今天仍然有釋放的果效。我們無需憂慮，因為我們不受自己和我們的成就所限制。作指揮的是上帝，事實總是證明祂是一位慈愛和關心我們的上帝。

路德厭惡神學的臆測，因為他深信它們會造成懷疑和不確定。但他也強烈反對先著眼於人和他們的潛能，然後轉向上帝，使祂成為抽象的代罪羔羊。在路德的思想中，上帝是佔首位。唯獨當上帝站在我們這一方，我們才能滿有信心地面對將來，因為我們的存有是源自祂、也是歸於祂，我們離開了祂，就甚麼也不能做到。努力把上帝的神性置於首位這種想法，貫穿了路德的整

個思想。在教會改革運動的戰歌中，路德已經強調：「主民若仗自己力量，與惡戰爭必敗亡」（《神為其民堅固城牆》第2節，《頌主聖詩》第195首）。路德不單尋求上帝，他更切切實實地發現，創造整個宇宙的上帝不是一個冷漠又巨大無比的勢利小人，也不是一個威脅著人類命運的審判官。上帝為我們作最美好的打算，並給我們開創一個嶄新且肯定的將來。路德認識到這一點，因為他在耶穌基督裏發現上帝的人性與恩慈。透過活著的基督，路德察覺到信心並不等於要同意教會所規定的主張，而是要信靠和倚賴那位帶領我們前往新境界的上帝。





## 第一章

# 路德的生平和工作

---

「我的良心被上帝的道束縛。」

馬丁路德很可能是在一四八三年十一月十日出生。路德的同工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是後來其中一個試圖把他的出生定為一四八四年的人，因為坊間相信那一年的某些行星連成一線，指向一場重要的宗教發展之始。可以肯定的是，路德是在埃斯勒本（Eisleben）出生，它是位於哈爾茨山脈（Harz Mountains）邊緣的一條小村莊，靠近現今德國地理上的中心位置。還可以肯定的是，他出生後一天就在聖彼得與保羅教區教堂受洗，並根據當天的守護聖徒圖爾的馬丁（Martin of Tours，316-397）的名字起名。他在埃斯勒本只住了幾個月，全家就遷往一條名為莫赫拉（Möhra）的村莊，最後在附近的曼斯菲德（Mansfeld）定居。



## 童年和教育

路德經常強調自己出身寒微：「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全都是簡樸的農民。」<sup>1</sup>但事實並不是這樣。他父親漢斯路德（Hans Luder）是出身於莫赫拉的其中一個富裕的農村家庭。<sup>2</sup>在莫赫拉周圍地區有些銅礦是路德父家參與開發的。但那些礦物的品質很差，所以漢斯路德要遷往埃斯勒本繼續採礦，後來再遷至曼斯菲德。在埃斯勒本，漢斯路德娶了瑪嘉烈林德曼（Margarethe Lindemann）為妻。這段農民與城中富家女的婚姻，並不違反中世紀後期盛行的社會分層模式，反倒是別有用心，因為林德曼家族有些成員也是從事採礦的。漢斯路德在一四八三年遷往曼斯菲德郡，很可能是林德曼家族的提議。他抵埗時不是身無分文。他成為了一個銅礦的監督和合夥人，數年後擁有更多銅礦。一四九一年，馬丁路德的父親被列為曼斯菲德的「四大領主」之一，代表當地市民與市議會合作。因此，跟他的祖先相比，他已經得到很大成就。所以，我們不能推斷路德是在貧困中長大，即使他在一五三三年提及他的父母時說：「我父親年青時是一名窮礦工。我母親要肩負起一切重擔。他們就是這樣把我們養育成人。」<sup>3</sup>事實絕不是這樣。一五零零年之前，馬丁就已經與最富裕的冶煉廠監工的兩個兒子成為朋友，他們的友情

1 Luther, "Tischrede," no. 6250 (沒註明日期), in *WA TR* 5:558.13-14.

2 有關下文的資料，參：“Die Familie Luder in Möhra und Mansfeld,” in *Fundsache Luther. Archäologen auf den Spuren des Reformators*, ed. Harald Meller (Stuttgart: Konrad Theiss, 2008), 78-85。

3 Luther, "Table Talk," no. 2888a (1553), in *LW* 54:178.

持續了一生。<sup>4</sup>他們都是身處同一個社會階層。

可是，他的父母天性十分節儉。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積聚起那麼多財富。他們教養孩子的態度亦同樣嚴格，這是作為長子或次子的路德親身經歷到的。身為父親的漢斯認為，兒子的生活水平顯然應該比父母更高。為達到這一點，就必須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在一四九一至一五零一年間，路德接連在曼斯菲德、馬格德堡（Magdeburg）和埃森納（Eisenach）入讀拉丁語學校。曼斯菲德的學校沒有給他美好的回憶，他把這所學校形容為「監獄」和「地獄」，雖然捱了許多鞭打，又懼怕那裏的教師，卻沒有學到甚麼。<sup>5</sup>另一方面，在馬格德堡的學校又似乎不算糟。在那裏可以學習中世紀時期的拉丁文和基督教聖詩。假如學生被發現在學校上課期間說德語，就要捱打。一四九七年臨近復活節，路德的父親決定託朋友把兒子送到馬格德堡，那裏有一所由共同生活弟兄會（Brothers of the Common Life）管理的學校，聲譽甚佳。但路德對這所學校也沒有特別深刻的印象。

短短一年後，馬丁就被帶返曼斯菲德，輾轉再往埃森納，他有幾個親戚都住在那裏。馬丁在那裏入讀聖喬治（St. George）社區學校。此外，他又參加了男童合唱團，並像其他男孩一樣，為合唱團向鎮上居民收取捐獻。他就是透過這個活

---

4 有同樣見解的是Andreas Stahl, “Neue Erkenntnisse zur Biographie Martin Luthers,” in Meller, *Fundsache Luther*, 91。

5 參Walther von Loewenich, *Martin Luther: Der Mann und das Werk* (Munich: List, 1982), 42; 以及Luther, *In epistolam S. Pauli ad Galatas Commentarius* (1535), in *WA* 40 I:531.24-25.



動接觸到沙比（Schalbe）一家，以及他們活躍的宗教生活。這個家庭奉獻了一大筆遺產給瓦特堡（Wartburg）城堡下一所細小的方濟會修道院。路德有機會經常和這家人一起吃飯。在這方面，不得不提的是與沙比家庭有親戚關係的哥達（Cotta）家庭。兩個都是富裕的家庭，也是市議會的代表。哥達家庭令路德學會欣賞音樂，並且接觸到美滿的家庭生活；路德多年後仍然談及這一點。這段時期對路德有顯著影響力的還包括聖母教堂（St. Mary）的代牧布勞恩（Johannes Braun）。布勞恩就像路德的父親一樣，即使他離開了埃森納後好一段時間，兩人仍然是朋友。在埃森納生活的那段日子是路德年輕時最快樂的時光，到了一五三零年，他仍然稱它為自己「心繫的城市」。<sup>6</sup>就是在這裏，害羞的男孩變成快樂的青年人。三年後，到他十八歲時，他就要開始大學生活。他只考慮兩個城市：距離較接近的萊比錫（Leipzig），以及較為進步的耳弗特（Erfurt）。路德的父親選擇了耳弗特，因為他不想因為省錢而把兒子送到不合適的地方。

耳弗特是當時德意志最大的三四個城市之一。它位於主要的交通路線的交匯處，經濟發展蓬勃。一四八三年，耳弗特的主教堂獲得一台新的管風琴，那是當時德意志最著名的其中一台，可媲美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那一台。十二個不同的修道會支配著耳弗特的教會生活，這個地方亦十分重視聖徒遺物。因此，耳弗特自豪地自稱為「小羅馬」。它有超過一萬名居民，是路德一生中住過的最大城市。

6 Luther, *Eine Predigt, wie man Kinder zu Schulen halten solle*, in *WA* 30 II:576.13.

一五零一年的夏季學期，路德開始他在耳弗特大學文科的基礎學習。課程包括學士學位必修的所謂三藝（trivium）：文法、辯證和修辭，以及文學碩士學位必修的四術（quadrivium）：算術、天文、幾何和音樂。三學科的核心科目是辯證，即邏輯，而四術則集中於數學。課程通常為期四年，以嚴格的牢記和背誦為主，意味著今天的「學術自由」當時並不存在。

雖然路德所住的學生宿舍有啤酒袋（*Biertasche*）之稱，卻是聲譽甚佳。宿生必須於早上四時起床，晚上八時就寢。衣著須統一，膳食也是指定的。至於學術課程方面，學生須完成一定的學習計劃，最後參加碩士生考試。學校甚至要求學生定期參與崇拜。儘管是這樣，路德還是像其他學生一樣，設法尋找樂趣，沒有忽略社交生活。人文主義者魯貝阿努斯（Crotus Rubeanus，約1480-1545）是路德的其中一個同學，後來他談及路德時說：「你曾經是我們一夥人中的音樂家和博學的哲學家。」<sup>7</sup>可是，路德並沒有虛耗光陰，他在一五零二年秋天就完成了三藝和他的學士生考試。之後，他專注於亞里士多德在科學、形而上學和倫理方面的著作，並且學習四術的科目。一五零五年一月七日，那是最早可以考試的日期，路德參加了碩士生考試，並在十七名通過考試的考生中名列第二。路德後來津津有味地回顧畢業的慶祝活動，以及學校舉辦的所有慶典。對於兒子出色的表現，路德的父親當然大感欣慰。自此之後，他用德語中表現尊重而客氣的稱

---

7 引用於Otto Scheel, *Martin Luther: Vom Katholizismus zur Reformation*, vol. 1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17), 296, n. 66, 出自一五二零年四月於班貝格 (Bamberg) 所寫的一封信。



謂*Ihr*（您）來稱呼路德，而不是用不拘禮節的*Du*（你）。雖然路德後來與大學教育的價值保持幾分距離，但他仍然繼續享受拉丁古典著作帶給他的樂趣。

路德完成了碩士課程後，必須在文學院任教兩年。他還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在醫學、神學和法律這三個高級學系中選擇一個入讀。耳弗特的醫學並不著名，神學也不在路德父親的計劃之內。只剩下法律——這個選擇也保證帶來成功的事業，要不是在皇家法庭上工作，就能在採礦業中名成利就。路德的父親甚至已經為他物色了一位富家小姐作為結婚對象，並且購置了法律書籍。就是這樣，路德在一五零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開始講課，並在五月二十日開始法律課程。一個月後，他回到曼斯菲德，與父母同住了一個星期。

在七月二日回程的路上，在耳弗特城外接近斯道特亨（Stotternheim）這個小鎮的地方，突如其來地發生了一場非常猛烈的雷暴，持續了好幾個小時。一道閃電擊中他身邊不遠處，那一下震盪把他拋到地上。在恐慌和死亡的威脅下，他大喊：「救我，聖亞拿（St. Anne）！我願意作修道士！」<sup>8</sup>對路德來說，法律的課程就此告一段落。路德對耶穌的「外祖母」聖亞拿十分熟悉，她是其中一位最受中世紀後期的人尊崇的聖徒，也是礦工的守護聖徒。只是為甚麼路德會履行他的誓言，我們可能無法清楚了解。我們有的只是一點線索，例如他自始至終都不特別熱衷於讀法律，或是他因為一名摯友在一五零五年突然去世而受

8 Luther, "Tischrede," no. 4707 (1539), in *WA TR* 4:440.9-10.

到打擊，或是他對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和俄坎（William Occam，約1285-1349）的神學著作已經有正面的認識。至於指他與父親對立的心理起了作用的理論多半沒有根據，因為衝突是到了路德決定成為修道士之後才真正出現。可是，指他與父親之間的分歧有助他作出這個決定的說法，卻多少有點道理。當時路德已經二十二歲，達到適婚年齡。悉心為兒子的事業作安排的父親或許已經把他召回曼斯菲德，通知他已物色到適合的結婚對象。多年後，他在一封寫給父親的信中憶述：「你甚至打算透過一段體面和富裕的婚姻來捆住我。」<sup>9</sup>但這一切都只是推測。

提到一五三九年，路德說：

之後，我後悔許下那個誓言，許多人都嘗試勸阻我。但我堅守我的誓言，並邀請許多好友在亞歷克修斯日（七月十六日）來參加告別會，因為在第二天，他們就會帶我到修道院。他們試圖阻止我，我卻說：「今天，你們看見我，但以後卻不會再見！」他們陪伴著我，眼中充滿淚水。父親因為我所立的誓言非常憤怒，但我仍然堅持我的決定，沒有考慮過離開修道院。<sup>10</sup>

---

9 路德在寫論修道的誓願時獻給他父親的一封信（1521年11月21日），收錄於 *WA* 8:573.24。

10 Martin Luther, *WA TR* 4:440.11-17.



路德的父親為兒子計劃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兩父子因而產生嚴重衝突。父親帶著怒氣寫了一封信給兒子，信上再次以不客氣的*Du*來稱呼他。在某些方面，漢斯路德的想法比兒子更「現代」。他是個以成功為取向的現代人，對他來說，家庭在社會中向上爬，比為上帝作出最大的犧牲更重要。雖然他樂意接待神父和修會人員到他家裏作客，但卻不認為自己欠他們甚麼。有一次，一名神父試圖遊說他給教會作一筆特別的奉獻，他回答：「我有許多兒女。我會把錢留給他們，因為他們更加需要錢。」<sup>11</sup>另一方面，兒子卻認為宗教生活是一個值得努力追求的目標，即使修道院生活已經失去了它以前的聲望，漸漸變成鄙視和嘲笑的對象。

路德反一切理性和朋友、父親的警告而行，選擇出世之路，進入了修道院。單是在耳弗特，他就有六所修道院可以選擇。路德最後選擇了進入奧古斯丁隱修會的修道院。修道院管理一所神學院，是屬於這個托鉢修道會的革新派分支的。這表示在那裏，修道院生活的規條特別嚴謹和苛刻。在他的藏書中，路德只帶了拉丁詩人普勞圖斯（Plautus）和維吉爾（Virgil）的著作進入修道院。

約六星期後，路德開始了他的見習期。他被分配到一個單人小寢間，穿著修道士的服裝，頭頂剃光，只剩下一小撮頭髮，並且要做體力勞動的工作。不只要打掃修道院，更要向城內居

11 路德在為太二十一-12作註釋時引述，見Matth. 18-24 in *Predigten ausgelegt* (1537-40), in *WA* 47:379.9-10。

民乞討捐獻，這在當時是慣常的做法。奧古斯丁修道院的生活是受到嚴格規管的。舉例說，路德在走路時要低著頭，眼睛望著地面，並且只可以在吃飯時間才能喝水。當然，他亦獲發一本拉丁文聖經。他沒多久就已經對經文瞭如指掌，可以馬上找到任何一節經文。

路德達到了見習期的所有要求，他的院長亦非常滿意。第一年過後，有關方面一致決定讓他表明心志。不久，他就獲得通知將要成為神父。為了準備擔當這個職分，他要從杜平根（Tübingen）的神學教授比爾（Gabriel Biel，1410-1495）那裏，學習彌撒法典的詳細解釋。比爾是俄坎派（Occamism）最後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對路德影響深遠。<sup>12</sup>一五零七年四月四日，路德在耳弗特的主教座堂獲祝聖為神父。五月二日，他首次在修道院的教堂中舉行第一次彌撒，並按照院長的提議邀請了父親出席。出乎意料，漢斯路德接受了邀請，在二十個朋友陪同下騎著馬在耳弗特出現。他這樣做多半是想令修道士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又捐出20盾給修道院的廚房，支付賓客的膳食費用。這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威登堡的一個大學教授的年薪都只是80盾。<sup>13</sup>在彌撒之後的招待會中，路德與父親的交談透露了父親仍然不同意兒子的決定。漢斯路德提醒兒子當孝敬父母，並且在提到斯道特亨那次「情境」時堅稱：「你看見的不是鬼魂，僅此而

---

12 俄坎堅持上帝的旨意是萬事的因由，自有法則。他又宣稱普世的概念在現實中並沒有根基，只有個別的事物存在。

13 根據Helmar Junghans, "Neue Erkenntnisse und neue Fragen zu Martin Luthers Leben und Umwelt," in Meller, *Fundsache Luther*, 144的資料。



已！」<sup>14</sup>

可是，路德仍然堅守他的承諾。他接著修讀所屬修會的一般課程，然後在耳弗特大學修讀神學。一五零八年秋天，他突然被派往威登堡，在那裏的文學院教授道德哲學。威登堡大學是選侯智者腓勒德力（Frederick the Wise, 1463-1525）在一五零二年創立。正如路德在一五三二年評論，這個鎮本身正處於文明的邊緣，只要再踏出一小步，就會陷入野蠻世界。路德對新任務並不特別感到高興，更慶幸短短一年後就能回到耳弗特。一五零九年秋天，他完成了神學課程，獲得語錄講解講師（*sententiarius*）這個級別，表示他現在有資格解釋倫巴都（Peter Lombard, 約1100-1160）的《語錄》（*Sentences*），那是中世紀最重要的一本神學教科書。但他還未講第一堂課，就被召回威登堡。因此，他要在威登堡講授《語錄》，直到一五一零年。

與此同時，在他所屬的修會內，嚴格派和提倡偏重傳統教學法的人發生了衝突。基於這場衝突，奧古斯丁圈子內屬於德國嚴格派的院長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 約1465-1524），差派路德和另一位來自紐倫堡（Nuremberg）的奧古斯丁修士一起前往羅馬，解決這個問題。路德一生都沒有走過那麼長途的旅程，這亦是唯一一趟把他帶到國外去的旅程。整個旅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特別是他在意大利的所見所聞。他不是用遊客的眼光來看羅馬，而是期望盡覽這個城市珍貴的聖徒遺物和恩典的寶

14 Luther, "Table Talk," no. 3556a (1537), in *LW* 54:234.

庫。後來神父們的鄙俗和樞機主教那些奢華的宮殿，卻給他留下負面印象。可是，在一五一零年，珍貴的聖徒遺物和許多聖地遺址都令他深受感動。他認真地執行任務，並在市內所有重要的教堂中主持彌撒。

從羅馬回來不久，路德再次被調往威登堡，當時大概是一五一一年九月。施道比次在奧古斯丁修會中的行政工作繁重，不得不放棄釋經科的教授職位。為了讓修會繼續保住這個教席，他想路德修讀神學博士學位。但路德極力反對，並提出許多不同的理由，包括自己的健康欠佳和能力不足。但他的院長施道比次的心意最終獲勝。路德開始了神學博士的學習，過了不久，他的畢業禮就在一五一二年十月十八和十九日舉行。在他的畢業誓言中，路德不但承諾順服教會，也承諾忠於神學真理，後者是他以後的年日中經常提及的。智者腓勒德力樂於看見自己的新大學擴充，在施道比次的慫恿下，為這名托鉢修道會的神學家繳付攻讀神學博士所需的學費，共50盾。

## 從奧古斯丁修會教授到教會的改革者

路德獲得博士學位後，被委任為威登堡大學神學系的釋經教授，他一直都持有這個職位，直至去世。儘管路德的學術事業平步青雲，但他的靈命仍不安定。他比同時代的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上帝的怒氣。在這方面就連研究聖經對他也毫無幫助，因為他在聖經中讀到的只有上帝的公義。但像他這樣一個倚靠自己的人，在上帝的義面前又怎可能站立得住？教會的答案是，透